

清
俞曲園著
茶香室叢鈔

第三冊

進步書局
校印

茶香室叢鈔卷十

清德清俞樾著

春月放園

黃氏日抄云。溫公初獨樂園。洛俗春月放園。園子得茶湯錢。與主人平分。一日園子呂直。納錢十千。公命持去。後十餘日。呂直初一井亭。問之。乃用前不受十千也。

按今吳下人家。有花園者。春日縱人游賞。余甚不謂然。乃此風自宋然矣。

假山之始

三輔黃圖言。梁孝王築兔園。園中有百靈山。有膚寸石。落猿巖。栖龍岫。此假山之始。三輔黃圖又引漢舊儀云。茂陵富民袁廣漢。於北山下築園。東西四里。南北五里。激流水注於中。構石為山。高十餘丈。連延數里。未知與孝王事孰先後也。

後漢書梁冀傳。采土為山。十里九坂。以象二嶠。深林絕澗。有若自然。此則土山而非石山也。

後魏楊銜之伽藍記云。司農張倫。最為豪侈。園林山池之美。諸王莫及。倫造景陽山。有若自然。其中重巖複嶺。巖峯相屬。深谿洞壑。邐邐連接。高林巨樹。足使日月蔽虧。

縣葛垂蘿。能令風煙出入。崎嶇石路。似壅而通。崢嶸澗道。盤紆復直。是以山情野興之士。游以忘歸。天水人姜質。志性疏誕。麻衣葛巾。有逸民之操。遂造亭山。賦傳於世。按唐以前。假山之見於紀載。無詳於此。

些子景

國朝劉鑾五石瓠云。今人以盆盎間樹石為玩。概稱盆景。元人謂之些子景。丁鶴年有為平江韞上人賦些子景詩。

梅竹石三友

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。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。梅寒而秀。竹瘦而壽。石醜而文。是為三益之友。今人但知松竹梅為三友。莫知梅竹石之為三友也。

召客共作一簡

宋胡仔漁隱叢話載。司馬溫公真率。會約有一條云。召客共作一簡。客注可否於字下。不別作簡。

按今人請客。亦有用此例者。

元夕聽人言語

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。江西人遇元夕。多以人靜時微行。聽人言語。以占一歲之所為。通塞。新喻李仲謙為舉子時。是夕。行于溪上。見漁者炬火捕魚。其一連呼曰。裏大有。裏大有。仲謙異之。其年秋試。更名大有。遂中選。

按唐人已。有鏡聽詞。此則不必用鏡。今人有所謂聽響卜者。殆即此邪。

宋朱弁曲洧舊聞云。曾叔夏尚書應舉時。元夕。偕友生出聽響卜。至御街。有士人緩步大言。誦東坡謝表曰。彈冠結綬。共欣千載之逢。曾聞之喜。遂疾行。其友後至。則聞曰。掩面向隅。不忍一夫之泣。是歲曾登科。而友生果被黜。

結羊腸

元揭傒斯曼若詩。有結羊腸詞云。正月十六好風光。京師女兒結羊腸。焚香再拜禮神畢。翦紙九道尺許長。撚成對綰雙雙結。心有所祈口難說。為輪為鐙恒苦多。忽作羊腸心自別。

按此俗。未知今時尚行否。讀此詩。猶可見其大略。俟遇久居京師者問之。

紗囊盛食

晉王嘉拾遺記云。周昭王時。東甌獻二女。一名延娟。一名延娛。及昭王淪於漢水。二

女同溺。江漢之人。到今思之。至暮春上巳之日。或以時鮮甘味。採蘭杜。包裹以沉水中。或結五綵紗囊盛食。或用金鐵之器。並沉水中。以驚蛟龍水蟲。使畏之。不侵此食也。

按楚人之祭屈原。即本此意。

梁吳均續齊諧記云。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。楚人哀之。至此日。以竹筒子貯米。投水以祭之。漢建武中。長沙區曲。忽見一士人。自云三閭大夫。謂曲曰。常年為蛟龍所竊。當以楝葉塞其上。以綵絲纏之。此二物蛟龍所憚。曲依其言。今五月作粽。并帶楝葉。五花絲。遺風也。

按此蓋楚俗舊有此說。故祭昭王。祭屈原。並用其法耳。區曲之言。或後人故神其說。

太平御覽飲食部。引異苑云。屈原婦作糗。則糗又屈原之婦所為矣。

國朝馬驥繹史。引王肅喪服要記云。五穀囊者。伯夷叔齊餓死首陽。恐其魂之饑也。故設穀囊。此又在楚人祀昭王之前。所引喪服要記。皆孔子問而哀公答之之語。頗多異聞。如云。表門起於禹。菰廬起太伯。桂樹起介子推。魂衣起宛荊。桃湯起衛靈公。

女皆異聞也。今世喪家縣麻布於門。疑即古表門之遺制。

水經注汾水篇引喪服要記設桂樹事。而駁之曰。余按夫子尚非璫璣送葬。安能問桂樹為禮乎。王肅此證近於誣矣。然則喪服要記之言固不盡足據。

十二月乘涼

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。嶠南苦熱。有博白守嘗題其便坐曰。十有二月望。劉子友納涼。

余從前在新安。曾見一衣。紗表而皮裏。咸以為怪。今以臘月納涼。推之。則知北方苦寒。必有衿締綌之時。而不可不披裘者。此衣固必有所用之矣。

報曉

元吳自牧夢梁錄云。每日交四更。諸山寺觀已鳴鐘。庵舍行者頭陀打鐵板兒。或木魚兒沿街報曉。

按宋時杭州有此報曉之例。今雖他處亦未聞也。

天下都綿襖

齊東野語云。余嘗於南榮作小日閣。名之曰獻日軒。幕以白油絹。通明虛白。盎然終日。有客戲余曰。此所謂天下都綿襖者。相與一笑。後見何斯舉黃綿襖子歌。乃知古有此語。今人但知黃綿襖子之語。而都綿襖之語無知者。

二月二十二

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。明制小閣。服藥後過堂。令誦二月二十二一句。驗其口吃與否。此五字。見李義山集。二月二十二。木蘭開折初。

三十口

元鮮于樞困學齋錄云。飲食以三十口為平。過則為多。不及為將病。原注云。此不知出處。當考。

古人以痘為熱病

北史崔瞻傳

附崔

云。瞻經熱病。面多癰痕。

按此疑即今之痘也。古無痘名。故但謂之熱病。

天黥

明徐渭青藤書屋集。有郁君小像贊。注云。面天黥者。其詞云。瓜瓠白肥。但可醃菹。松

柏多鱗。乃中梁柱。相君之貌。安得不去彼而取此。

按天黥。當謂痘疤。即唐人所詠之面花也。此贊詞意。較滿面裝花更進。有面花者。得此生色矣。

痣

國朝陸烜梅谷偶筆云。凡人身上有痣。其色視初生之時。寅卯辰時。其痣青。巳午未時。其痣紅。申酉戌時。其痣白。亥子丑時。其痣黑。

按此恐亦讐言。痣之初生。誰覺之乎。

兒不上下頰

齊東野語。引匡說詩解人頤二句而釋之曰。至今俗語。以人喜甚者。謂兒不上下頰。即其意也。又云。本朝盛度。以第二名登第。其父喜甚。解頤而卒。又岐山縣樊紀登第。其父亦以喜而頤脫。有聲如破甕。

俏

國朝沈濤銅慰斗齋隨筆云。今人謂美好為俏。

案朝野僉載云。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。女夫李逖。遊客爾朱九並姿相少媚。廣州

人號為三樵。原注音七肖反。是唐時止作樵字。集韻始有俏字。武林舊事。襍扮有胡小俏。鄭小俏。自來俏。此字蓋盛行於宋末。

噴嚏大吉

國朝梁同書直語補證云。燕北錄戎主太后噴嚏。近位臣僚齊聲呼治。變離猶漢呼萬歲。今鄉里俗傳小兒女噴嚏亦呼百歲及大吉以解之。本此。余故人英蘭坡中丞曾繪一人作噴嚏之狀。余題其下方有大吉大利之語。

變髭鬚為白

鄭文寶南唐近事云。烈祖輔吳之初。以為非老成無以彈壓。遂服藥變其髭鬚。一夕成霜。

按染白為黑。世多有之。變黑為白。則僅事也。未知所服何藥。

晉嵇含南方草木狀云。菴摩勒樹葉細如合昏花。黃實似李。青黃色。核圓作六七棱。食之先苦後甘。術士以變白鬚髮有驗。

按此當亦是變白為黑。非變黑為白也。而在令不知為何物。

轉矢氣

宋蔣正子山房隨筆云。三山林觀過七歲。嬉游市中。以鬻詩自命。或戲令詠轉矢氣云。視之不見。名曰希。聽之不聞。名曰夷。不啻若自其口出。人皆掩鼻而過之。

按轉矢氣。即所謂屁也。廣韵六至有屁字。云氣下洩也。匹寐切。又有糞字。云上同。山海經曰。東始之山。泚水出焉。其中多泚魚。食之不糞。注云。糞。矢氣也。是古字作糞。而廣韵則以屁為正字。今屁行而糞廢。轉矢氣。則宋時俗語。今不聞矣。

宋周密癸辛襍識云。章宗卿善謔。與同舍聚話。吳棣調之。章若不聞。良久忽曰。頃與衆人會語。俄聞惡臭。時舍弟達之在焉。久乃覺其自達之也。退而誚之曰。吾弟吾弟。衆皆在此說話。吾弟卻在此放屁邪。衆皆大笑。

按此二字。亦見於記載。大奇。

宣連

宋許景衡橫塘集有襍說云。本草宣連。微寒。味苦無毒。凡嬰兒始生。必以飼之。曰是能去其腸胃間積毒。居頃始乳之。既而復飼以宣連。則弗食之矣。

按今人飼嬰兒。猶用此法。

噉若若

國朝吳振臣甯古塔紀略云。生子滿月下。搖車。如吾鄉之搖籃。小兒哭不已。則搖之口念已不力。如吾鄉之嘎喏喏也。

按嘎喏喏。乃父母噢咻之聲。不意亦見紀載。

採生

今律有採生之條。初未詳其說。明都穆都公談纂云。湖廣岳州。其地有殺人者。謂之採生。遇閏月。人五、六成羣。以長竹竿挑小筐籃。竿上有鈎。用以鈎人。凡逢人。採隻不採雙。雖親識遇之。亦不能免。僧或婦人尤善。彼地人謂婦人和尚。利市十倍於男子也。又採生時。或反被有力者所縛。每人出銀五十兩。謂之買命錢。

舟行伐鼓

宋陸游入蜀記云。二十六日五鼓發船。是日。舟人始伐鼓。

按放翁於六月十七日入鎮江。二十日遷入嘉州。王知義船。蓋始易江船也。王知義當是舟人之名。得附此記以傳。亦幸矣。二十五日欲出江。舟人辭以潮不應。遂宿江口。至二十六日始出江。然則舟行伐鼓。亦惟江行之船為然。其行於內河者。不伐鼓也。

石大夫

國朝王漁洋山人夫子亭襍錄云。齊魯之俗。多於村落巷口。立石刻太山石敢當五字。云能暮夜至人家醫病。北人謂醫士為大夫。因又名之曰石大夫。

按此五字。南中亦有之。而無醫病之說。亦無大夫之稱。

藥稱一帖

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。甯皇母命尚醫止進一藥。戒以不用分作三四帖。蓋醫家初無的見。以衆藥嘗試人之疾。甯皇知其然。

按今稱藥為一帖兩帖。其語自宋已然矣。

又云。王大受之父克明。號名醫。遇病雖數證。亦只下一藥。曰此病之本也。本除而餘病去矣。

按此真名醫之言。今世安得有此人哉。

雞卜

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。漢郊祀志言粵人信鬼。而以雞卜。李奇注謂持雞骨卜也。今粵俗實用雞卵。其法先祭鬼。乃取雞卵。墨畫其表。以為外象。畫背有重輕。類分我

別彼猶易卦所謂世與應者。于是北面詔鬼神而道厥事。投卵鑊中烹之。熟則以刀橫斷鷄卵。其黃白厚薄處為內象。配外象之彼我。以求其侵克與否。卜病卜行人。殊有驗。

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。南人以鷄卜。其法以小雄雞未孳尾者。執其兩足。焚香禱所占。而撲殺之。取腿骨洗淨。以麻線束兩骨之中。以竹挺插所束之處。俾兩骨相背於竹挺之端。執挺再禱。左骨為儂。儂者我也。右骨為人。人者所占之事也。乃視兩骨之側。所有細竅。以細竹挺長寸餘者。徧插之。或斜或直。或正或偏。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。亦有用雞卵卜者。焚香禱祝。書墨於卵。記其四維而煮之。熟乃橫截。視當墨之處。辨其白之厚薄。而定儂人吉凶焉。然則或以骨。或以卵。備此二說。雞卜之法。乃備。此雖小事。亦可補史注之闕。

嶺外答問又載茅卜法云。卜人信手摘茅。取占者左手。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。以授占者。使禱所求。即中摺之。祝曰。奉請茅將軍。茅小娘。上知天綱。下知地理。云云。口且禱。手且招。自茅之中。招至尾。又自茅中。招至首。乃各以四數之。餘一為料。餘二為傷。餘三為疾。餘四為厚料者。雀也。謂如占行人。早占遇料。行人當在路。此時雀已出。

巢故也。日中占則行人當晚至。雀至暮方歸。爾晚占則雀已入巢不歸矣。傷者聲也。謂之笑面貓。其卦甚吉。百事歡欣和合。疾者黑面貓也。所在不和合。厚者滯也。凡事遲滯。

余按離騷曰。索薺茅以筵蓍兮。命靈氛為余占之。注曰。薺茅。靈草也。筵。小折竹也。楚人名結草折竹以下。曰蓍。然則茅卜固是古法。而筵為小竹挺。則雞骨卜之用竹挺偏挿。亦其遺意矣。

迎茅娘

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。欽廉子未娶而死。則束茅為婦於郊。備鼓樂迎歸。而以合葬。謂之迎茅娘。

按迎茅娘之名甚奇。可入樂府。嫁殤娶會。自古有之。欽廉此俗。轉勝於蒼舒之聘甄女也。

徭人木契

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。徭人無文字。其要約以木契投牒。州縣亦用木契。余嘗攝靈川縣。有徭人赴縣投木契。乃一片之版。長尺餘。左邊刻一大痕。及數十小痕於其下。

又刻一大痕於其上。而於右邊刻一大痕。牽一線道。合於右大痕。又於正面刻為箭形。及以火燒為痕。而鑽版為十餘小竅。各穿以短稻穰。而對結縹焉。殊不知所謂譯者曰。左下一大痕。及數十小痕。指所論讐人。將帶徒黨數十人。以攻我也。左上一大痕。詞主也。右一大痕。縣官也。牽一線道者。詞主投縣官也。刻為箭形。言讐人以箭射我也。火燒為痕。乞官司火急施行也。版十餘竅。而穿草結縹。欲讐人以牛十餘頭。償我也。結縹。以喻牛角也。

按此等詞訟。真同卦影矣。譯者乃能代達之。然詞主及為所論者。竟無主名。不審何以斷斯獄。

納款

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。乾道丁亥。靜江瑤人犯邊。計窮歸命。乃詣帥府納款。其詞曰。某等既充山賊。今當鈴束男姪。男行把棒。女行把麻。任從出入。不得生事。若生事者。上有大陽。下有地宿。其翻背者。生男成驢。生女成豬。舉家絕滅。不得翻面說好。背面說惡。不得偷寒送暖。上山同路。下水同船。男兒帶刀。一邊一點。一齊同殺盜賊。不用此款。並依山例。

按史傳並有納款之言。據此則款乃誓辭。實有所納也。
又按周氏以款塞之款。亦即此義。恐非是。款塞者。叩塞也。猶云叩關也。款叩一聲之轉。古得通用。

瓜哇國一千三百七十六年

明費信星槎勝覽云。瓜哇國古名閩婆。舊傳鬼子魔天與罔象合生子百餘。常啖人血肉。佛書所云鬼國也。忽一日雷震石裂。中坐一人。衆異之。遂為國主。驅逐罔象而除其害。至今其國之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。考之肇自漢時。至明宣德七年矣。

變

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云。崔丞相造布衣時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變。又李肇國史補云。韓會善歌。絕妙名輩。號為四變。會為變頭。

按唐人所稱變字。未知何義。

醉達達

元鄭元祐遂昌雜錄云。西臺侍御曹南馮翼字君輔。嘗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。馮馬

老瘦策莫前。道遇一醉達達。見馮馬羸衣笠弊。用捶策馮馬前行。御史亟呼捕捶者。馮舉手謝曰。無是無是。醉達達躍馬去。

按醉達達之稱甚奇。殆當時俗語歟。

自一至十諺語

宋張知甫可書云。紹興初。張浚富平之敗。蜀諺曰。一事無成。二帥枉死。曲端趙哲三軍怨恨。四川空虛。五路輕失。六親招擢。七書旋學。八位自除。九重怎知。十誠不會。

那

俗語有所指目。則曰。那如那人。那事之類。唐人語已如此。太平廣記引逸史載唐宰相宋申錫事曰。其夫人假寐。見申錫以手招之曰。有小事。要令君見。便引出城。到一墟。見一大坑。有小竹籠及小板匣。申錫提一示夫人曰。此是那賊。問是誰。曰。王璠也。其年十一月。璠果以事腰斬。同受戮者數人。同坎埋于城外。

疑心生閻鬼

宋呂本中師友雜志云。潘子文師事伊川先生。聞人說鬼怪。以為必無此理。以為疑心生閻鬼。最是要切議論。